

人間佛教與人間佛學不二的實踐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讀後

樊沁永

揚州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哲學系講師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的出版，是文化思想界的一件大事，是經由星雲大師率領的佛光山僧信以實踐為先導、並經由四眾弟子傳承和發揚的理論大總結。這一理論總結從佛教教內看，匯聚了人間佛教與人間佛學不二的實踐成果。同時，因為對傳統佛教的現代契入有甚深的實踐和理論探索，這一成果的理論效用實則早已溢出了佛教的範疇，對傳統宗教的現代轉型具有典範意義。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如同佛教弘化道路上的蝴蝶結，人間佛教的事業在此有一極大的匯聚，並可以由此朝向未來展開。

此書一經問世，學界書評不斷，關於內容的介紹，本文不再贅述重複。筆者就多年來對佛光山弘法的觀察和一個較為關心的問題「人間佛教與人間佛學」的關係略陳管見，以就教大方。

自古以來，佛教和佛學即以比較有張力的方式，在佛教內部展現著聯動的力量。但常俗眼光易執一偏，未能兩全。簡單舉例，若以六祖惠能與玄奘、虛雲與歐陽竟無對舉，則四位大德分別側重佛教與佛學。佛教重視眾生平等，故六祖示現粗通文字，以無差別的善巧方便體貼眾生，虛雲以「教」接引人、不棄人；但佛法義理精深，故玄奘西行求學，聲隆華梵，是玄奘深明需以「學」才能轉化和淨化願學之人；歐陽竟無晚近以來弘揚佛法唯識學也是契合歐西

理性化的時代性，續接了佛教一宗大傳統。

「教」是人天師與善知識的外在因緣，「學」是心中一點靈明自生力量。「教」與「學」從漢語的字源考察，為一字。但義理的方向有別，顯現師生兩頭的不同角色和實踐工夫，教學不二，具足先民智慧。所謂不二，是有聯結為一體的整全實踐活動不可分；但不以一描述，是確有實踐工夫上的分別。先覺因性設教，明察本心，自覺覺他，以菩薩行做不請之友是為教，此教不限於文字般若的義理教化，隨順世間，善巧方便的引導。後覺因教從修，閱藏篤行，學而知之，以期明心見性，轉識成智，此學需通文字教化，且能以自覺為導向，才能確保不異化為俗學。

佛教之教在此意義上是教化（teaching）之教。人間佛教的教，是以作為人的佛陀以其覺悟後的見地期待眾生轉化的願力的實踐。佛學之學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技藝或理論。人間佛學是參質經典，契入世間，效法佛法智慧，解脫無明，研究如何從人的被給定的狀態進入到自覺自由狀態的證法。佛教三法印講「諸法無我」不是否認個體，也不是在成就佛菩薩的果位後歸於個體，更多的是認識到了宇宙人生的真諦在於消解了肉身、名相之我後，還要成就人間的全般轉化，法身和淨土不二。教是歷代先覺和教團所代表的他者在具體時空的成就，以及覆蓋了未來時空的所有成就。故教除了教化外，還有一整全的理想和願力（心火）傳續所推動的實踐。由此，教溢出了只是一種思想傳播的範疇，教作為一種實踐活動，依託佛的覺悟和願力，成為了一種具有主動施為的精神品質。

但我們也不難發現，教取代不了學。儘管從真諦的角度已經以人間佛陀的覺悟洞察了人心，涵攝了人的心性成就，悟明真理的可能；但關鍵處，仍舊強調學起始於俗諦個體自身心火和願力，心火

不明，願力不篤，教雖榮盛，亦不能消除共業以成就人間淨土。

從人間佛學的角度看，則又有新變的問題，即人間佛學在當代的形態雖然同樣起始於世間學，但其受制於學科主導的現代化進路確有不同於古典佛學的旨趣。對於佛法的理解應當關注到教法和證法的區別，狹義的佛學更加注重證法。證法又因為眾生根器與教的開顯的因緣產生諸多的可能性，為人間佛教的實踐提供了諸多善巧方便的機理。故以證法為導向的佛學可以稱為人間佛學，而不以證法為導向的佛學可以稱為在人間的佛學以區別。

星雲大師率領的佛光山僧信開山 58 年來，以心火願力證法，並將證成的世間成就歸為教門，不斷回溯到經典，以極大的謙卑的實踐詮釋佛陀本懷。這種訴諸行動的詮釋將人間佛教的理想呈現為一種世間淨化的力量。

程恭讓教授指出，星雲大師是一位深具善巧方便智的現代人間佛教卓越導師。這一善巧方便不只是六度之外的波羅蜜多，更重要的是，在人間佛教和人間佛學之間聚焦了一個理論的內核，即人間佛教和人間佛學的不二性。這個不二性不是邏輯推理和思想的構造，而是通過善巧方便的實踐落實在世間的行持。實踐性作為星雲大師和佛光山兩序四眾的第一原則得到顯現。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的寫作毫無疑問是人間佛教實踐尋求理論總結的必然，也是人間佛學印證經典的碩果，同時這一理論的總結也不同于在人間的佛學，是真正的人間佛學的理論成果，是證法在此時此地的總結，其理論指導意義必將在未來日益突顯其示範性的價值。佛光山的人間佛教一直注重佛教與佛學的平衡，除了在世間建立了諸多的現代教育機構外，幾乎所有的佛光山寺院都配備了文教功能的機構。在行佛的願力下，一直有專業的佛門內學

作為支撐，以確保人間佛教的實踐契理如法。人間佛教在宗教教育方面提供了契合、引領時代，返本開新的佛學。

尤想起 2012 年冬季，隨從程恭讓教授在傳燈樓拜訪星雲大師和諸位長老等。那次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親近佛教僧團，對一切都很好奇。但更為震撼的是法師們有條不紊地安排會議各項事務，沒有過多爭論，都在齊心協力辦一件事，活潑而整肅。十多年間，我從學生轉變為老師的身分，參加了諸多會議和活動，仍然對佛光山法師操持活動的心力有非常不同的深刻印象。現在想來，這種感受不只是表面做事的規矩和威儀令人肅然起敬，更多的還有法師們不可見的願力和內修工夫的顯露，聽聞即行動，這種力量何其強大！如果既往的佛教給人靜的印象，佛光山人間佛教則給人動的印象。不過，靜亦定，動亦定，不存在古今的優劣之別，只是動的面向更突顯人間佛教以出世法行入世道的精神。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的出版讓我再次思考這個一直縈繞在記憶中的衝擊。一個淺近的思考是，人間佛教的內核是佛教的願力，願力直接轉為行動。在因緣和合的世間以願力推動、淨化世間。星雲大師常講，「有佛法就有辦法」。辦好一件事是世間法，用佛法來辦好一件事就不只是成就外緣，更多的還有主辦者內中的精進。沒有什麼事不是佛教，但不意味著假名，需要在事中以佛理真實的轉進。以人間佛教的眼光看到的不只是世間法的不確定、不真實，而是以不分別、不爭議的方式行動，在行動中推動願力和覺解的真實成就。星雲大師對傳統佛教「八敬法」的態度也是一非常重要的例證，對不合時宜的傳統規制不爭論，而是以佛光山比丘尼的行佛成就改變現狀，這也是行動的人間佛教淨化僧團戒律的一大創舉。

星雲大師一生努力，精進不已，「道行」這個詞在星雲大師這裡有更加具象化的理解，道是佛道，也是通道，他通過自己精進的人間佛教行持，讓多少人通過他的生命通道認識了佛教，由此人間佛教以一種強勁的生命力輻射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面向。

人間佛學也同樣有動靜之分。人間佛學和在人間的佛學以是否強調證法為內在的驅動力，也就意味著人間佛學必然需要以人間佛教的實踐為目的。這樣的人間佛學同樣以佛光山系為例，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大覺寺雲湖書院分別是人間佛學重要推進機構，從機構的設置上確保了人間佛教與人間佛學能夠在動態中實現理論實踐的互動。《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在此意義上也是人間佛學的重要成果，這部書有以下四個方面的重要推進：

第一，從近代人間佛教思潮中定位星雲大師領銜的佛光山人間佛教實踐的意義，確立了漢傳大乘菩薩道從理論到實踐轉化的典範。

第二，全面梳理了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體系和特徵，在學理上建立了人間佛教的思想體系。

第三，立足原典經證，從佛經義理上鉤沉第七度「善巧方便」作為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實踐的支柱性理論之一，回應了近代以來，特別是日本佛學界對漢傳佛教的根本性批評。

第四，充分重視人間佛教的人間性，並以「人間」視角重視宗教間對話，關注不同信仰共生的處置方式。人間佛學理論的總結無一不指向行動，無一不關注證法的當下性。珍視佛教歷代古德修行弘法經驗，不尚玄談，篤實推進與人間佛教的不二性的顯現。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和雲湖書院系統的人間佛學研究、經典研習，由此也突顯了一種強勁的生命力，學是為了行，不是為了不能切身的空洞的理論。

因為學術工作的原因，跟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妙凡法師和鑑真圖書館妙圓法師有更多請教的機會，也不斷感受到佛光山人間佛教在現代學術研究方面注重與學界互動交流的願心。《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則更加系統地書寫了佛光山團隊精神風貌。這部書涵括了佛光山 58 年的人間佛教實踐，涵括了佛光山人間佛學的建構，也是漢傳佛教當代發展的共有精神財富。

人間佛教與人間佛學不二的實踐內中靈明只是心燈一盞，原動力由此點燃，光明和改變的力量還將由此傳遞。人間佛教的理想藍圖中沒有他者，舉凡世間皆普度，這也就意味著一切終極的圓成歸為一處。讚歎這部點燃心燈的書，讀之非常受益，也榮幸見證並期待其光大。

